

引言

海上袭击战通常为应用谋略，施以诡诈等手段，竭力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力求在对方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采用出敌不意的打击兵力和作战方法，达成战略战术上的突然性，给敌以致命的打击。

海上袭击战是伴随海战的发展而发展的。早在帆船舰队时代，就出现了袭击战的雏型，尽管当时海战的主要样式是舰队列阵进行的撞击战，接舷战和炮战等；但也常有善于突然突入敌后，或包围翼侧者而占据主动并最终取得胜利的。1587年，西班牙组成了庞大的舰队企图入侵英国，当西班牙尚处于集结之际，英国素有“海上魔王”的德雷克便率领一支舰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摧毁和俘获了37艘西班牙战舰，其中仅1000吨以上的大舰就有6艘，使西舰队元气大伤。随后，德雷克又一鼓作气，迅速突击了西班牙舰队的预先集结地——里斯本。这次突袭使得英港内众多船只纷纷相撞、触礁、搁浅，损失极为惨重。接着，德雷克舰队到处袭击厮杀，扰得西班牙各港口惊恐万端、草木皆兵。这次破坏性的袭击，确实使西班牙人挨了结结实实的几闷棍，把迫在眉睫的战争整

整推迟了一年。自战船应用蒸汽机以来，各海上强国又普遍使用了来复线炮管和爆破弹等新技术，由此军舰的航速和航海性能得以较大的提高，海上航程也明显增大，导致海上军事行动空间扩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海上袭击战的内容，各海上交战国除了以传统的夜幕、能见度天气，以及岛礁的地形地物予以隐蔽外，还运用了多种多样相互配合的战术手段，使袭击战的使用机会和打击样式进一步增加。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舰艇、飞机等各种作战平台普遍装备了精确制导武器，动力装置性能普遍提高，有不少潜艇和水面舰艇使用核动力、电力。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预警卫星、预警机、新式侦察机及高性能激光、红外探测设备的广泛使用，使海上袭击战向着迅速、突然、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的袭击作战中，除了火力威力增大之外，信息作战能力正成为海上作战能力的基础，并已使传统的海上作战发生新的变化。

如果说，传统的海上袭击战多数是利用海上地形或低能见度予以集结，接敌、展开，或以佯动、伪装等战术措施，以求出其不意，但最终还得抵近目标进行目视炮战、发射鱼雷或临空投弹（雷）。而现代袭击战则充分发挥制信息权，并多采用小兵力群的编组袭击，有时甚至使用单机、单舰艇实施袭击。现代海上袭击战虽然是以小兵力群为主，但并不排除大编队的作战行动。

与传统袭击战相比，现代海上袭击战的特点更为突出：一是突然性加大，更加出其不意；二是战机短暂，流动性更为显著；三是斗争异常激烈，攻防地位更加易于转化。

然而，真正现代意义的海上袭击战却是在潜艇和航空兵广泛用于海战之后。潜艇由于利用海水这个天然屏障，以及较强

的打击威力，能从水下隐蔽出其不意地接敌而成为海上袭击战的宠儿；而飞机因其航速高、机动性强，突然性空前提高，使海上袭击战更具魅力。

“首开杀戒” 空袭塔兰托

世界海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袭击战恐怕要算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大规模地使用舰载机对美珍珠港的空袭。时至今日，人们每当涉及突袭基地、港口等成功战例时，言必称日本袭击珍珠港。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英国海军就成功地“演示”了以航空母舰舰载机突袭意大利海军主要基地塔兰托。

1940 年 6 月，意大利紧步纳粹德国后尘，向英国和法国宣战。意大利海军司令伊尼戈·坎皮奥尼依仗着手中还拥有 6 艘战列舰、19 艘巡洋舰、61 艘驱逐舰、105 艘潜艇及 69 艘其他舰艇，也不把英法海军放在眼里。毫无疑问，意大利海军是一支相当强大的海上力量。它利用塔兰托基地在东地中海耀武扬威、肆意横行，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舰队活动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使得至关紧要的地中海航道变得极不安全。英国为了支援其在非洲的守军，有时不得不绕道好望角，即先沿着非洲大陆西海岸南行，而后再沿非洲东海岸北上进入红海。这样做虽然安全，但花费时间太多。为此，英国地中海舰队不得不集中全力为其运输船队护航。英国迫切需要尽快夺取在地中海海域的制海权，以保证其运输船队的航行安全。于是，英国政府向

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提出了迅速打败意大利舰队的要求。

当时，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部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上将指挥的兵力有战列舰 3 艘（其中 2 艘为老式战列舰）、航空母舰 2 艘、巡洋舰 7 艘、驱逐舰 26 艘、潜艇 10 艘、其他舰艇 8 艘。与意大利海军相比，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的实力明显处于劣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迅速战败，使得地中海上原有英法共同对付意大利海军的同盟彻底瓦解，皇家海军的地中海舰队，不得不独自担负起抗击意大利海军的使命。

尽管皇家海军在地中海上缺少巨舰大炮，但却拥有 2 艘航空母舰，而意大利海军没有。坎宁安可以调动这两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航空兵袭击意大利的舰队，从空中对其停泊于港内的舰船予以打击。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意大利舰船的装甲较薄弱。英皇家海军的 2 艘航空母舰中，有一艘名为“光辉”号的航空母舰，是一艘 1939 年 4 月 5 日才下水的新舰，建成服役刚满 4 个月，具有很强的装甲防护能力，舰上搭载有作战飞机 36 架，其中“剑鱼”式鱼雷机 24 架、“鼻管燕”式战斗机 12 架。“光辉”号航空母舰的到来，使得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海上制空能力和空中打击能力陡然大增。

同年 10 月，坎宁安海军上将作出抉择：使用航空母舰舰载机空袭塔兰托港。但毕竟 2 艘航空母舰上搭载的“剑鱼”式鱼雷机是一种老掉牙的飞机，最高时速只有 138 海里。让它们在夜间溜进塔兰托港贴着水面低飞，在距目标几百米时实施鱼雷攻击，简直是太冒险了。然而执拗的利斯特海军少将没有退缩，他从舰队中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抓紧进行夜间训练。为了适应空袭作战的需要，飞机的领航员挤在后座上，

炮手被取消，在空出的座位上加放一个 270 升的副油箱，以增加飞机的续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和精心准备，利斯特海军少将向坎宁安报告：“光辉”号和“鹰”号航空母舰上已经有 30 架飞机作好了空袭准备。

坎宁安海军上将对此非常满意，并立即将攻击的日期定在 10 月 21 日。这天为满月，月夜有利于飞行员发现目标并实施攻击，同时也便于攻击后撤离，在海上重新找到航空母舰。

然而，一次偶然事故使得这次行动计划泡汤了。这天在“光辉”号航空母舰的机库里，一名地勤人员在往“剑鱼”式飞机的后座上装副油箱时不慎滑倒，手中的螺丝刀碰到了一个电源开关，电火花点燃了油箱内漏出的汽油。烈火迅速燃烧，一下子便报废了两架“剑鱼”式飞机。虽然很快扑灭了大火，可是，被海水淋湿后，机库和飞机都得用淡水冲洗、干燥和重新装配，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不得已，坎宁安海军上将也只能是“随机应变”，把攻击的日期推迟到 11 月 11 日，并决定空袭作战的代号为“判决”作战。

塔兰托港位于意大利东南部，伊奥尼亚海塔兰托湾内，不仅是一个水深条件适宜的良港，而且其地形条件也便于设防，是意大利海军的主要基地。军港周围部署有高射炮 300 余门，并配有探照灯和拦阻气球；港中还设有防雷网，整个防御体系十分严密。特别是对空袭作战影响很大的拦阻气球，是英国海军年轻有为的情报军官大卫·波罗克海军上尉，在对航空照片进行仔细判读时才意外地发现的。这些拦阻气球用钢缆系留，悬停在港口的上空，当飞机从低空进入时，就有可能撞上钢缆，割断机翼，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由于英军凭借月光根本看不清系留钢缆，最后只得决定：以几架“剑鱼”式鱼雷机改挂照明弹和炸弹，在港口的东岸投放照明弹照亮目标，让携带

鱼雷的“剑鱼”式飞机从西南和西北方向发起攻击；而这几架飞机在投掷照明弹后，再使用其所挂载的航空炸弹去轰炸港口设施。

本来，按照原定的空袭计划，一共将出动 30 架“剑鱼”式飞机，分别由“光辉”号和“鹰”号航空母舰搭载，驶抵预定的攻击阵位——X 阵位。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已经跟随坎宁安海军上将转战了一年多的“鹰”号航空母舰，由于在以往的作战中曾经多次遭到意军岸基航空兵的攻击，特别是在 7 月份曾经被 1 枚炸弹损伤，经过抢修后虽然勉强航行了几个月，但到此时实在是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了，只好回国大修。由于“光辉”号机库的容量所限，只能接受“鹰”号航空母舰上所搭载的 11 架“剑鱼”式飞机中的 5 架，其余 6 架只好留在亚历山大港。这样，能够参加空袭作战的突击兵力，就从 30 架减少为 24 架。俗话说，祸不单行。11 月 9 日，一架“剑鱼”式飞机从“光辉”号上起飞，执行例行的反潜巡逻任务；不久，飞机的发动机就出现故障，随即一头栽向大海。在其后的两天，又有两架“剑鱼”式飞机莫名其妙地坠入大海。“光辉”号的飞行长坐卧不安，他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事故的原因：原来是航空母舰上的一个汽油舱内混进了沙子、水和海藻，使航空汽油受到污染。结果是，尚未出师先折兵，到执行“判决”计划时，“光辉”号航空母舰上仅能搭载 21 架“剑鱼”式飞机。

1940 年 11 月 11 日晚 6 时，“光辉”号航空母舰乘风破浪，搭载 21 架“剑鱼”式攻击机沿东北航向，直驰希腊克利夫尼亚岛以西约 40 海里的起飞水域。为“光辉”号担任直接护航的是 4 艘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晚 7 时 30 分，“光辉”号驶抵塔兰托港东南约 170 海里处。只听一声令下，第一波“剑

鱼”式攻击机迅疾升空！第一攻击波的 12 架“剑鱼”式攻击机中，有 6 架各挂载 1 枚 545 公斤的航空鱼雷，有 4 架各挂载 6 枚 112 公斤的航空炸弹，其余 2 架各少挂 2 枚航空炸弹，而加挂 16 枚照明弹。此次空袭作战，英军用的鱼雷是 MX-Ⅱ型 457 毫米航空鱼雷。这种鱼雷航速为 27 节，深度定为 10 米，由于鱼雷定深大，可以从敌舰的防雷网下方通过。同时，由于这种鱼雷装有刚刚研制成功的双发引信——触发引信和磁感应引信，即使未能直接击中敌舰，鱼雷的磁感应引信也会由于受敌舰磁场的影响而引爆战斗部，使鱼雷在非触发的情况下也能击毁敌舰。经过近 3 个小时的飞行，在攻击机群距离塔兰托港还有 30 海里时，意军的防空高射炮就已经喷出了火舌。原来，那 3 架没有爬高参加编队的飞机，有 1 架竟提前 15 分钟赶到了塔兰托。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向意军的防空部队报了警，21 个高炮连的高炮昂着头起劲地射击。空中攻击序幕拉开了。两架“剑鱼”式攻击机在拦阻气球屏障外投下了照明弹。照明弹由降落伞悬挂，设定在 1370 米高度燃烧，立即使整个军港耀如白昼一般。6 架挂载航空鱼雷的“剑鱼”式攻击机，分为两个 3 机编队，直扑港内的意军战列舰锚地。

忽然，一阵炮火袭来，其中一架 L4A 飞机中弹，拖着一串浓烟，栽进了大海。L4A 是第一攻击波中唯一被击落的飞机，但它投下的鱼雷击中了“加富尔”号战列舰。尾随在后的两架鱼雷机在 10 米高度穿过防波堤，朝同一目标发起了攻击。与此同时，另外 3 架鱼雷机编队从西北方向突入港内。各机进行大角度俯冲，绕到气球障碍的北端掠水平飞行，并随即向“利托里奥”号战列舰实施了鱼雷攻击。一条条鱼雷拖着清晰的尾迹，径直向战列舰那硕大的舰体扑去，其中 2 枚鱼雷分别命中了“利托里奥”号的舰首右舷和舰尾左舷。

就在英军的鱼雷机群攻击意军的战列舰的同时，其余 4 架携带炸弹的“剑鱼”式飞机开始轰炸港内的巡洋舰、驱逐舰、油罐和码头设施。一座水上飞机机库起火，塔兰托港就像一个捅翻了的马蜂窝，乱作一团。直到英军的第一波攻击机撤走后，意军高射炮还在盲目地对空吼叫着。

午夜时分，英军空袭的第二攻击波开始实施攻击，2 架挂载航空炸弹的“剑鱼”式飞机，以 15 秒的间隔连续投入了 24 颗照明弹，其余 5 架鱼雷机则故伎重演，向意军的战列舰群实施了猛烈的鱼雷攻击。其中一枚鱼雷命中已经遭到重创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的左舷下部，另一枚鱼雷击中了战列舰“杜伊里奥”号，并在 1、2 号弹药库之间爆炸。直到整个攻击完毕，意军飞机也始终没能发现“光辉”号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的确切位置。是日凌晨 1 时 12 分，两个攻击波的所有“剑鱼”式攻击机除 2 架被意军击落外，其余全部得胜而归。

空袭塔兰托之战，英国海军只出动了 21 架老式的“剑鱼”式攻击机，仅仅用了 65 分钟的时间，就击沉、重创了意军的 3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和 2 艘驱逐舰，几乎使意大利海军主力折兵一半。其战果之巨，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日德兰大海战中皇家海军主力舰队歼灭的德舰之和。经此一战，意大利海军司令坎皮奥尼吓破了胆，他赶紧下令意军舰队北撤，躲进了那不勒斯港，从而把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地中海舰队。

此战之后，地中海战场上双方海上实力对比发生了急剧性的转变。所以，有人说，塔兰托突袭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并付诸于实施取得了成功。它标志着航空母舰加舰载机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孕育着航空母舰即将取代战列舰而成为海上霸主。

这次突袭塔兰托之战之所以大获全胜，而英军只损失 2 架“剑鱼”式飞机，除了英军使用了一艘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外，还采取了几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是战略和战役上的隐蔽。当时英地中海舰队的舰艇活动全部在意大利人的眼皮底下进行。尤其是体态庞大的航空母舰要横渡地中海，驶抵离塔兰托只有 170 海里的海域而又不被对方发现，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意在空中时常派有侦察飞机实施侦察，水中不断地有潜艇出没，岛岸附近还设置有大量的观察设施。因此，如何隐蔽战略企图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否则过早暴露，就将反遭对方打击，甚至导致前功尽弃。

为了麻痹和迷惑意军，英在地中海舰队出航前后，加强了地中海东部南北之间的航运。即几乎同时出发了四支运输船队，以及另外一支参战的舰艇编队。这样“鱼龙混杂”，使意军根本没想到英会派出航空母舰编队进行远程奔袭。在来自直布罗陀的战列舰“巴汉姆”号、巡洋舰“伯威克”号和“格拉斯哥”号与英地中海舰队会合之后，英混合舰队开始向亚历山大港方向航行，以进一步迷惑对方。11 日中午，英地中海舰队又返回马耳他和克里特之间的集结点，然后再向东北方向作战海域前进；下午 1 时 10 分，另一支舰艇佯动队脱离大编队，前往离塔兰托不远的奥特朗托海峡。其后，由“光辉”号航空母舰及其警戒舰艇组成的突击群又在扎金索斯岛以西脱离舰队主力，向克法尼亚岛前进，准备实施最后的突袭。

其次，英军牢牢夺取了制空权。制空权对于现代海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还在英航空母舰编队和其他运输船队航行期间，意曾多次派出侦察机和轰炸机前往侦察和轰炸，均被英国航空母舰“光辉”号上的战斗机驱赶

和拦截，无一能够近前。塔兰托遭袭之后，意军深感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的重要，立即着手航空母舰的改装。1941年，墨索里尼下令，将一艘23 000吨的“罗马”号邮轮进行改装，加装了一层飞行甲板，并使其航速由原来的21节提高到30节。1943年，该舰差不多就要进行海试时，意大利投降了，于是该航空母舰又落入德军手中。可以说，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自然也就谈不上舰载机，只能靠岸基飞机提供有限的支援和打击。加之，由于岸基飞机属空军建制和指挥，军种间的不协调和指挥不畅，造成延误、混乱，战机屡屡丧失。

同时英军侦察较为得力，情报判读分析准确。早在这场称为“判决”作战之前，英军就对塔兰托港进行了反复、大量的空中拍照侦察。不仅详细地了解和掌握了意海军泊于塔兰托港内舰艇的位置，甚至对其岸上火炮阵位也掌握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英判读小组判读分析出了港内布设的拦阻气球，并为对付拦阻气球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这一战法的成功应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攻击的损失使得意军的拦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再则使用了一些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恩格斯有句名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战英军除了动用了意大利海军所没有的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外，还使用不少新式的武器装备。由于意舰艇普遍使用了防雷网，因而如何有效地对付它，就成为英军十分关注的问题。突袭行动中，英军首次使用了秘密研制的名为MX-II型457毫米磁性鱼雷。它不仅能够从敌舰的防雷网下方通过；而且还因装有触发引信和磁感应引

信，使鱼雷在非触发的情况下也能击毁敌舰。这可使意军遇到了克星。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其战术运用得当：也就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用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去攻击意舰队，而不是使用战列舰与之硬拼。当时意海军共拥有战列舰 6 艘、巡洋舰 19 艘、驱逐舰 61 艘、护卫舰 69 艘及潜艇 105 艘；而英地中海舰队只有战列舰 3 艘（其中还有 2 艘为老式战列舰）、巡洋舰 7 艘、驱逐舰 26 艘、潜艇 10 艘（再加 2 艘航空母舰，先是“鹰”号后为“光辉”号）。意海军无论在数量、吨位，还是火炮上都数倍于英。如果光凭巨炮厚甲进行较量，英舰队很难取胜。是航空母舰及舰载机这一新式武备及崭新战法使英舰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标志着海战新时期的开始。

Z 字舰队 终惨遭劫难

“制海必先制空”。这是一条为历次海空战所证实的道理。如果违背了这条原则，纵然有强大的海上编队，即使具备厚甲巨炮，也将丧失主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1941年10月，日本组成了好战的东条内阁，加速了侵略步伐。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和进行威慑，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要求海军部向远东地区派出一支强大、快速的分舰队。

在政府首脑的不断施压下，同年10月20日，英国海军大臣庞德终于决定组建一支番号为Z舰队的新远东舰队。这支舰队包括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和4艘驱逐舰。“威尔士亲王”号于1941年建成，排水量38000吨，主炮为2座四联装360毫米火炮和1座双联装360毫米火炮，航速28节。这艘舰武备较强，但舰上通风设备较差，不适于在热带长期服役。“反击”号于1916年建成，排水量32000吨，主炮为3座双联装360毫米火炮，航速28.5节。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舰，装甲很薄，防空武器过时。此外，新服役的航空母舰“无敌”号也编入了Z部队，以作为空中掩护兵力。但此舰11月在西印度群岛训练时触礁致伤，

不能赶赴远东。指挥这支远东舰队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副参谋长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他时年 53 岁，身材矮小，呆板固执，在同级与下属中系有“大拇指汤姆（英国童话中的侏儒）”的绰号。他于 1903 年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但从未在战时担任过海上指挥。因此，他缺乏海上编队指挥官所应具备的那种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能力。12 月 2 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以及护航驱逐舰抵达目的地——新加坡。

菲利普斯非常自信地认为，Z 舰队仅仅依靠自身的防空火力，就足以对付远程轰炸机的攻击，成功地保卫自己；如果再能得到战斗机的掩护，它就可以对付日本任何空中威胁。鉴于“无敌”号航空母舰无可指望，菲利普斯就把空中掩护的希望寄托于英国驻马来亚空军部队。可是在他抵达新加坡首次与普尔福特空军少将商谈这个问题时，他大失所望。因为普尔福特掌握得飞机不仅数量少，而且很陈旧，莫说是无力支援 Z 部队的作战行动，就连保卫马来亚的能力都没有。

12 月 4 日，菲利普斯乘飞机前往马尼拉同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晤谈，磋商在日本步步进逼的严重局势下如何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会谈没有取得预期成果。12 月 6 日，菲利普斯突然接到他的参谋长帕利泽海军少将发来的关于日本入侵舰队压境的报告。与此同时，帕利泽还电令已于 5 日开赴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反击”号和 2 艘驱逐舰火速返回。“反击”号战列巡洋舰收到急电后，以 27 节的航速向北驰进，于 6 日下午返抵新加坡港。7 日下午，菲利普斯乘水上飞机从马尼拉返回新加坡。Z 部队驶抵新加坡后，引起日军的密切注意。英国海军部和庞德海军上将焦虑不安，庞德曾数次电告菲利普斯，让其“加强舰队自身的安全”。可是，菲利普斯

对此置若罔闻。

12月7日午夜稍后，新加坡陆续收到已证实的消息：日本已在暹罗（即今泰国）和马来北部海岸登陆。12月8日凌晨4时许，日本轰炸机飞临新加坡上空。现在，对菲利普斯、庞德和英国海军部来说，毋庸置疑的是，Z部队派到新加坡不仅对日本未起到威慑作用，相反它已陷入困境，实难逃脱。

为了采取对策，8日12时30分，Z部队的指挥官、舰长和高级参谋军官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召开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会上，菲利普斯提出了Z部队的行动计划：8日黄昏前驶离新加坡，出航后，驶向亚南巴斯群岛以东，然后转向北，到达柬埔寨以南150海里处，这里刚好位于西贡机场日机的作战半径（200海里）以外；10日黎明抵达宋卡附近，奇袭敌人的运输船和护航军舰；最后，沿马来亚海岸，以最高航速返回基地。菲利普斯解释说，这次北上出击的胜利取决于突然性、航速、战斗机掩护和在行动地域以北的空中侦察，如果上述条件得以实现，舰队一定能摧毁对陆上增援的敌人部队，并切断其补给。实际上，即将实施的北上袭击实在是吉凶难卜，因为他们凭借的只是兵力单薄的驱逐舰的屏障、舰炮火力和装甲的防护，以及可能得到的寥寥数架战斗机掩护，而他们需要抗击的却是日本众多的潜艇、大量的飞机和强大的水面舰队。

而当时日本第22岸基航空战队是日本海军中作战效率最高的航空兵部队之一。司令官是松永少将，下辖3个航空队：美幌航空队、银山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美幌和银山航空队各拥有48架九六式攻击机，鹿屋航空队拥有48架一式陆上攻击机。上述两种飞机均可携带250公斤、500公斤或800公斤的炸弹，或者携带91型鱼雷。此外，第22航空战队还拥有36架零式战斗机和1个侦察小队（6架八九式陆上侦察机）。

为了实施南方作战，1941年10月，第22航空战队移防。美幌和银山两个航空队由台湾南部经海南岛转移至西贡附近的土龙木机场和朔庄机场。第22航空战队司令部设在西贡。11月末，当得悉英国2艘主力舰离开科伦坡前往新加坡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决定进一步增强东南亚地区的航空兵力。于是，在Z部队抵达新加坡之前，日本又从台湾向西贡调去了3个一线的航空兵中队，这就是鹿屋航空队的27架一式陆上攻击机。这样，为了支援在马来半岛的登陆和攻击那些企图干扰登陆的英国舰队，松永少将手下拥有123架最先进的海军攻击机和一批具有高素质的飞行员。

1941年12月8日，接近傍晚，海风送爽，日垂西天，岸边的棕榈树在夕阳余辉的映衬下清晰可见。17时35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伊列克特拉”号、“特快”号、“吸血鬼”号和“坦尼多斯”号驱逐舰的伴随下，驶出新加坡港，驶过柔佛海峡，穿过防潜栅栏，驶向了大海。

Z部队航向东北，航速17节。2艘主力舰成纵队，相距740米。驱逐舰位于前方和两翼。不过，此时Z舰队存在一个最大的弊端，失去了战斗机掩护。然而，菲利普斯却执意要进行这次奔袭。

17时后，天气突变，雨停云散，阴暗的天空转为淡蓝色，西沉的夕阳放射出它那柔和的光辉，洒在海面的浪峰上，映出耀眼的粼粼波光。18时35分，“威尔士亲王”号的雷达突然发现北方天际有3架日本水上飞机。菲利普斯心乱如麻，因为他所赖以取胜的隐蔽突然也不复存在了。既然敌人已发现他们，日本运输船就会疏散航行，而且敌人一定会调集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实施反击。但这时的他处于十分矛盾的境地，未遭敌袭击就空手而归。着实脸上无光。何况，英国陆、空军

正在浴血奋战，自己却退避三舍，的确有悖于大英帝国海军的光荣传统。继续干下去吧？这实在是一种冒险的鲁莽行为，有招致全军覆没之危。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菲利普斯下令在日暮前按原定计划行动。在 19 时之前，Z 部队以 17 节的速度继续北上。20 时，菲利普斯又下令取消原定的战斗行动，掉头南行。这时天色已黑，军舰减慢航速。

在这期间，日军的侦察也不断出现失误。迫不得已，日军紧急下令海、空军一齐出动，全力搜索。第 22 航空战队受命后，急忙从飞机上卸下炸弹，换上 91 型鱼雷。19 时，第 22 航空战队的 53 架飞机腾空而起。这时 Z 部队刚好向西转向，并提高了航速。午夜时分，一架飞机透过云缝突然发现水面上有一艘大型军舰，飞行员立即发报召唤其他飞机。为了指示目标，他投下一枚照明弹。其他飞机闻讯赶来。正当他们乘兴准备攻击时，突然发现他们所要攻击的“敌舰”，原来是小泽将军的旗舰“鸟海”号巡洋舰和他所指挥的巡洋舰编队。这支日本舰队也在奉命搜索英舰队。

10 日凌晨 2 时 20 分，“伊-58”号潜艇突然发现了正在南下的 Z 部队。它一连向“反击”号发射了 5 条鱼雷，但均未命中。随后，“伊-58”号上浮，将这一最新消息用无线电发回，并以其水面最高航速尾随英舰。Z 部队于 10 日凌晨零时 50 分向西南转向之后，夜间一直保持高航速。凌晨 5 时，天开始破晓，逐渐呈暗灰色，继而变为淡紫红色。不久，一轮旭日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水天线清晰可辨。出乎所料，Z 部队赶到关丹附近，扑了个空。这时，菲利普斯才发现关于日军在关丹登陆的消息纯属臆断。可是，他不是率舰队急转南下，而是派出“特快”号驱逐舰和一架“海象”式侦察机在附近进行敌情侦察，甚至为了察明在破晓时发现过一艘日本驳船，整个 Z